

無聊的用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，天上的悠遊白雲、窗外的青翠綠樹、悅耳的蟲鳴鳥叫、安靜的同班同學及正在講台上滔滔不絕的老師，顯示這一切就如往常一般的平凡無趣，「水谷，這題答案是什麼？」太過明顯的分神而遭到老師點名，他從容起身，掛上平常的溫和笑容流水的說出答案，老師點點頭才讓人坐下。

「透，你上課發呆啊？」平常相處的好友在下課間總會聚集到他身邊，難得人稱優等生的透會被點名，他們好奇的問著，「沒什麼，只是覺得天氣很好而已。」撇除飄散在空中的小妖怪、吊掛在窗外的長髮女生跟偶爾會飛竄過窗邊的不明靈體，最近的天氣的確好到令人想出去郊遊，「這周末出去玩嗎？」其中一人提議，氣象報導預測這一周都會好天氣，他們也是該從學校這牢籠出去放鬆一下了。

透擁有陰陽眼，但他並未讓好友們知道，那些常人視線外的異物他全都看的見，只不過他視而不見罷了，這些小東西無法打破日常的平凡，牠們一直都在那，毫無理由的出現再隨意的消失，就像日常生活的一環。

他曾經是看過的，美麗而強大的妖怪、亦或是神，在無雲的夜空飛揚而過，柔和月光灑下襯托了美麗身影，在對方映入眼簾那刻透感受到了震撼，彷彿平靜的水面突然被丟入了一顆石頭而引起了洶湧波盪，層層不息的漣漪就如同他劇烈的心跳，直到那震懾人心的身影消逝在黑暗裡，透才漸漸冷靜下來。

他想再看到類似那樣的身影，並不是有什麼慾望，而是單純的想稍稍打破身邊的平凡日子，「抱歉，我跟家人有約。」透帶著歉意的笑著擺擺手，「做為補償，放學請你們吃冰。」不是不能一起出去的補償，而是因為小小的謊言而抱有歉意。

他知道了一些傳聞，聽說某座山的樹林間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，常常會出現奇怪的黑影尾隨在人身後，有可能是一個吃人妖怪，要是被抓走就再也回不來了，也有可能是山神想擄走人當祭品，也就是傳說中的神隱。透很好奇，能有這樣的傳聞傳出，也許那就會是一個他期待再次看見的身影，他迫不急待的想去確認，所以要趁這次的週末前去。

X

風徐徐吹過惹得樹林沙沙作響，也許是因為傳聞的關係，透從入山以來走了一個小時都未見過其他人，但這山確實乾淨美麗的恍如仙境，煦和的陽光於樹縫間灑落，落葉四散的石板路顯示著它的悠久，寧靜的自然之聲迴盪在空氣中，透沿路欣賞著美景，一步一步慢慢的往更深的山裡走去。

「好漂亮……」忍不住的讚嘆出聲，出現在透眼前的是一座清澈碧藍的湖，湖面反射陽光而亮眼，透眯著眼試圖適應那光線，隱約的在光芒中看見湖的對面有著類似人的身影，不同的地方是，那人的頭上好像有角。

瞬間內心有些激動的透不自覺的往前跨了一步想靠近對方，卻忘記自己早已經在湖水邊緣，「你……呃！」話都還沒說出來就這樣摔進湖水之中，被湖水淹沒的最後畫面，是那人被聲響所嚇到而抬頭看向他的身影。

深棕木頭的天花板，空氣中淡淡的檀香，周圍因為沒有燈而有些昏暗，全是靠外頭皎潔月光來照耀，剛清醒的透意識還未恢復，只是本能的看向光源，格門外的緣廊上坐著一個人，身上透露著淡淡的光芒，淺紫灰色長髮披散在背後，透亮的灰綠色雙瞳在月光的襯托下更顯清明，而最吸引人目光的是頭上的角跟異於常人的獸耳。

「你醒了？」清亮的嗓音打破了寧靜，透被拉回神而坐起身，「這裡是……？」透環顧了下四周，房子是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築，緣廊外看起來是他跌落的那座湖，這裡完全沒有燈的設備，傢俱只有一張桌子、幾張坐墊和他正躺著的一套被褥。男子起身緩緩走近透，身上穿的深色和服衣擺些微的拖在地上，「這裡是我家。」跪坐在透面前，男子臉上是溫和的笑容，「你跌落湖裡暈過去了，睡了很久，現在已經晚上了。」他抬頭看向外面的月色，再垂頭看向透時發現對方瞇著眼看自己，「你覺得很暗？」他抬起手，瞬間屋內便明亮了起來。

透揉了揉眼適應亮度，他這才看清眼前的人的長相，白皙的肌膚、清澈的雙眼、似龍的獸耳跟略顯單薄的身材，引起他好奇心的是對方頭上只有單邊的角，「耳朵跟……單邊的角？」忍不住開口詢問，明明面對的是非人透卻一點都無懼怕之心，在眼神接觸的那一刻他已被對方所深深吸引了。

他、想要占有他。

男人微偏頭，雙手掩上自己的耳朵，「唔……很可怕嗎？」透搖搖頭，男人卻露出諒解的微笑，手掌一抹而過，平常人的耳朵已取代了原本獸耳的位置，當男人再次抬手要碰上角時透伸手制止了，「不會可怕的。」他握著男人冰涼的手輕柔的說著，「我只是好奇而已，您並不可怕。」被抓著手的男人只是一愣，然後輕輕回握，「你是真正的人類呢……好溫暖。」他輕聲感嘆著，享受著透溫暖的溫度，「我叫透，您叫什麼名字？」對於男人可愛的反應透笑了出來。

「我叫珣，是這塊地的水神。」珣為自己介紹著，「我是神與人結合而出生的孩子，神力薄弱所以被禁止與外界接觸，角也只有單邊。」或許是卸下了心房，兩人之間不再有一開始的距離感，珣起身移動到透的身旁，不再拘謹的屈膝坐下，「一直都被山神大人告誡不可靠近人類，而人類也不能走進來，看來你不一樣呢。」溫順的笑容中帶了點見到新事物的期待，透現在不只覺得對方可愛，他還想要看到這個神更多的表情。

夜晚的風很涼，陣陣吹進屋內帶來了一絲寒意，「水神大人不會冷嗎？」透稍微往上拉了下棉被，他可不想在這種時候感冒了，「我畢竟是一個水神，對於寒冷習慣了呢……但是，我記得母親的溫度。」珣抬頭看向透，臉上的表情充滿思念，「很溫暖。」他是半神，壽命與人類當然不一樣，而母親也早已去世多年。

輕輕撫上珣的臉頰，珣微微側頭輕蹭透的手心，「像是這樣的溫度嗎？」透細聲問著，珣冰涼細嫩的臉頰令人愛不釋手，大掌緩緩的向下移動，觸碰到側頸時珣縮了一下，「呵呵，會癢呢。」飄散而逝的輕聲細語令透有些不滿足，他貪心的想聽到更多。

「是的呢。」珣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「溫暖而透人心脾，是令人眷戀不捨的寶物。」像小動物一樣的磨蹭撒嬌，也許是他內心一直都很渴望再次接觸到這樣的溫度，而透給他的感覺如此令人心安，所以他並沒有排斥這樣的接觸。

透的嘴角勾起好看的弧度，他抓住珣抱著腿的雙手往他的方向拉去，反應不及的珣就這樣落入透的懷抱裡，「咦？嗚……」驚疑出聲的珣回過神來已被透環抱在懷，體溫透過接觸傳了過來令珣感到不安，他是第一次有這樣的體驗。

輕輕拍著懷裡因緊張而顯得有些僵硬的可人兒，「別緊張。」透偏頭輕蹭對方細軟的髮絲安撫著，「我只是想讓水神大人知道，我們人的體溫不止這種熱度。」珣聞言而抬頭，他的雙眼充滿好奇，「水神大人願意讓我留宿一晚？我可以整晚慢慢跟您說。」透沉穩的的笑容吸引了珣的目光，他點點頭同意對方今夜的入住。

「我們人呢，要是跟其他人一起做些事情體溫便會升高。」好聽的嗓音中帶了點笑意，珣發現自己很喜歡對方的聲音，「什麼事情？」珣歪頭回問，山神大人什麼都不肯跟他說，讓他對於外界一直不了解，終於遇到一個人願意教他，他想要把握機會。

蹭在珣的耳際，透濕熱的氣息拂過讓珣癢的瑟縮了下，「我現在教您，也許、連您冰涼的體溫也能升高。」輕啄珣的臉頰，看對方並沒有拒絕的意思透便大膽的往唇上吻去，「嗯……」珣緊張的緊閉雙眼，唇上傳來的柔軟觸感卻讓他疑惑的微睜眼，對方的臉就近在眼前，「別怕，張開嘴……」彷彿有著魔力一樣，珣聽話乖乖的輕啟雙唇，透的軟舌便竄入而纏上。

貪婪的汲取口中甜蜜，透溫柔交纏著珣的粉舌，卻又霸道搶奪對方的氧氣，珣下意識的抓緊了透的衣襟，缺氧使他有些昏沉，直到透感受到對方將全身重量就交給他了，他才戀戀不捨的放開被他親的有些腫的唇，兩人間牽起的細細銀絲令人遐想，透看著懷中的珣，迷濛的雙眼加上紅暈渲染的臉頰，他的下身不禁起了些反應。

輕撫著珣還喘著氣而微啟的唇，透另一隻手緩緩的鑽入因動作而凌亂的和服，「水神大人您還好嗎？這只是剛開始唷……」大掌摩挲那細緻的肌膚，珣感覺到被摸過的地方彷彿被點了火苗，「嗚、等……」他慌張的抵住透的手，力氣卻不足以制止對方，胸前的茱萸被輕捏揉弄，珣縮起肩膀，想逃離這不知名的感覺。

「啊……嗯……」胸前的刺激讓珣控制不住的低吟，溫熱大掌在他冰涼的肌膚游移著，明明是從未感受過的接觸他卻不討厭，對方的溫柔觸摸讓他有些情動，儘管他並未自覺。透翻身將懷中人放躺上被褥，珣枕在透的手臂上，敞開的和服下是被襯托得更加白皙的肌膚，透垂頭自鎖骨延著身形親吻而下，點點鮮豔的紅花沿途綻放，他毫不顧忌的將珣染上絢麗顏色。

珣接受著對方溫柔卻肆無忌憚的愛撫，適當的力道舒服得令他有些晃神，直到溫暖熱度接觸了自己那未經世事的半勃性器，「咦、等、等等……！」不知所措的珣不知道如何制止對方，只能抓著透的手臂用帶著水霧的眼睛看著人。「水神大人單純的可愛呢……」透露出了好看的笑容，手指磨蹭珣軟嫩的臉頰，「別怕、放輕鬆將全身交給我就好，我會讓水神大人美麗綻放唷。」敏感的耳骨被軟熱吸吮和舔拭，珣因而分神無法顧及兩邊，只能下意識的緊抱著透。

壓抑的小小呻吟刺激著透的耳膜，手中的性器在他熟練的套弄下漸漸硬挺而有熱度，透舔吻著珣的側頸歡愉的感受對方因為自己而起的欲望，快感的刺激讓珣呼吸紊亂，溢出的生理淚水全被透溫柔舔去，小小而甜膩的悶哼在透耳邊響起，一股灼熱就這樣噴灑在他的手中。

第一次經歷高潮的珣張著小嘴喘息著，肌膚因為升溫而紅潤許多，此時此刻就單純像一個真正的人類，『啊啊、果然想佔有他。』透看著如此吸引人的珣腦中直直浮現這樣的想法，他輕輕揉弄手中的性器，剛高潮完尚還敏感的珣小小顫抖著，喉間溢出甜膩的輕吟。

也許是從未接觸情事的關係，白濁液體濃稠而滑潤反而成了最良好的潤滑劑，透將珣抱起讓人跨坐在自己身上，一手扣住那細腰，另一手沾著液體移動到珣的庭口磨蹭按壓，「水神大人真美呢，但還不夠唷。」透蹭在那羞紅的耳際低喃，引導對方放鬆自己，感覺到穴口有些軟下來透才開始嘗試進入。

改變姿勢讓珣本能得抱住對方的頸項，異物侵入瞬間他無措的縮緊手臂，透含住對方胸前的甜美紅果吸吮玩弄，再次成功的讓珣分心。纖長手指終於整個沒入穴內，藉著精液潤滑緩緩的抽插擴張，「水神大人，感受到自己的熱度了嗎？」短短的問句內夾雜了低笑聲，指結分明的手指頂著濕熱的肉壁給予不一樣的刺激，軟綿的呻吟回答了透的問題。

被聲音所鼓譟透已有些按耐不住，將珣放躺回被褥上，他抓著白嫩大腿將其撐開，「欸？別、別看……」下身被一覽無遺而感覺羞恥的珣拉起和服想遮住，透並沒有阻止，他只是輕笑

